

■本塘话题

购房入户 杭州的步子能否再大些

消除二元体制当然有待时日,不可一蹴而就,但购房入户政策的制定则有必要考虑二元因素。要想让“购房入户”对外来人口形成足够的刺激,力度就应该再大一些,即大幅降低“单套总价”的门槛——降低到50万、40万、30万行不行?甚至,只要在杭州市区买房就允许落户行不行?

□翟春阳

杭州市政府日前出台《关于促进杭州市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》,媒体称之为“数市二十四条”。“数市二十四条”最大的亮点之一是“调整购房入户政策”,调整后,购房入户实施范围由杭州经济开发区、杭州高新开发区(滨江)、钱江新城区域扩大到上城、下城、西湖、江干、拱墅区等区域,而且萧山区、余杭区可参照执行;单套总价须在80万元以上。

调整后的购房入户政策能否有效拉动杭州房市?从2006年推出的购房入户政策所起的作用来看,未可乐观——来自杭州市滨江区、经济开发区及江干区公安部门的消息显示,截至当年年底,滨江区办出“购房入户”27户、下沙办出6

户、钱江新城办出1户。而且还不能排除,其中一部分并非是冲着购房入户才购房的。究其原因,是门槛太高,这个门槛就是“单套总价”。

我们可以拿杭州市另一个入户政策——“人才入户”,做一个对照分析。“人才入户”的门槛是拥有本科学历就可获得杭州户口,“购房入户”对本科学历以上的外来人口就构不成任何激励作用;专科学历的可通过“学历教育”获得本科学历,尽管这也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与学费,但同“购房入户”比起来就算不了什么了;至于其他外来务工人员,则大多来自农村,他们挣钱的能力有限,根本无法一次性拿出80万元,而就业的不确定性又导致未来的不确定性,他们不会像其他群体那样选择按揭方式。

杭州外来人口中,有很多已来杭十年二十年,他们热爱杭州,但并不在杭州买房——不是不想买房,而是积蓄有限买不起大房子,买小房子又不能入户。也就是说,他们本来是一个颇具规模的房产需求群体,而现行的户籍制度却把他们排斥在房产需求之外。这一群体岂止不买房,同样吝于其他消费,二元体制决定了他们只能是城市的过客,城市不过是他们挣钱的地方,也仅仅是挣钱的地方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不少学者指出,二元体制一经打破,将拉动城市消费需求包括房市的需求,惠及整个经济。

消除二元体制当然有待时日,不可一蹴而就,但购房入户政策的制定则有必要考虑上述因素。要想让“购房入户”对外来人口形成足够的刺激,力度就应该再大一些,即大幅

降低“单套总价”的门槛——降低到50万、40万、30万行不行?甚至,只要在杭州市区买房就允许落户行不行?

对此有两个误区需要澄清:第一个误区是担心杭州市户籍人口规模会因“购房入户”而急剧膨胀。但一方面,不必过分估计外来人口的购买力;另一方面,可以以“设限”来预防膨胀,比如设置一定期限并限定“购房入户”的数额,达到一定数额“购房入户”就自动中止。第二个误区是认为购房入户门槛过低,只能拉动二手房、小户型、偏远房的市场,对整个房产市场作用有限。但问题应该这么看:小户型房可以带动大中户型,二手房可以带动一手房。道理很简单,市场存在着以旧换新、以小换大为目的的小户型、二手房存量,消除了这些存量,大中户型、一手房的市场需求就会相应增加。

■公民发言

方案越通俗,参与越广泛;参与越广泛,方案越完善。新医改方案应充分考虑到“方便阅读、容易理解”等因素,让所有公民都能“看得懂”

新医改方案要让老百姓看得懂

□王旭东

按照国务院的工作部署,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工作小组在深入调研、集思广益的基础上,组织起草了《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(征求意见稿)》,目前正在向社会征求意见。

应该承认,新医改方案凝聚着相关部门、有关专家学者及其广大民众的智慧,是官智和民智的“结晶”。因为这一“征求意见稿”的形成是在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产生的。而其进一步的完善也有待于广听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。

公布的新医改方案可谓很全很专业,六方面二十四条款。但普通民众不是专家学者,普通民众即便非常关注新医改方案,恐怕也不大可能字斟句酌地“研究”它。鉴于此,普通民众能否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呢?到时候,可能也就是少数专业人士能够提出实质性的意见和建议。这样的话,征求意见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。

我的意思是,能否在公布《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(征求意见稿)》的同时,对此进行通俗易懂的“解读”呢?或者形成“通俗版”新医改方案呢?比如,可以将方案中的哪一年实现什么样的目标归纳在一起,让普通老百姓一目了然;再比如,将老百姓从新方案中可以获得的利好归纳在一起,让老百姓实实在在看到好处……这样,才能让民众既有兴趣又能看得懂地阅读,在此基础上提意见和建议。

方案越通俗,参与越广泛;参与越广泛,方案越完善。事实上,并不是期待已久、高度关注的方案一公布,就会收到有效的意见与建议,应充分考虑到“方便阅读、容易理解”等因素。公布只是满足了公民的知情权,接下来的参与权、表达权发挥还依赖于“引导”,其中,最关键的也是最基础的是让所有的公民能“看得懂”,有兴趣看,才会有话说,说到点子上。

民众参与公共事务,参与政策和改革方案的制定是权利,也是一份责任。政府尊重民意、吸纳民智,让民意民智为科学决策把脉已是政府制定政策制度的常态。但是,在如何调动参与的积极性上,在考虑到民众参与兴趣上,还有待进一步的改进。不妨从新医改方案的征求意见稿上进行尝试和改革,用通俗的方案吸引民众的参与,说不定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。如果能让新医改方案征求意见的方法方式上的变革,成为今后政府征求意见、民众参与意见的标本,那么,新医改方案便有“意外”之功。

■图说



一种具有公益属性的公共产品一旦被权力和部门利益强力裹挟,进而形成垄断,那么其对公共利益的杀伤力不言而喻。收费公路其实就已经在事实上沦为这样一个“垄断”产品。而且,这张好像捕鱼似的严严实实的网状图足以说明,这种公益被垄断裹挟的趋势,已经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普遍选择

“天罗地网”的出口在哪?

□石子砚

去年有媒体报道称,全世界收费公路14万公里,其中10万公里在中国,占全世界70%。这个数据曾让舆论哗然,而近日,一个题为“失恐怖了!山西某部收费站组成天罗地网”的帖子也在网上热传。这个帖子只有一张图,图上密密麻麻地标注着山西省几个市县的收费站。它也引发了网友们对中国的公路交通收费和设点乱相的关注。(10月15日《信息时报》)

其实对于收费公路的诟病,大多数公众已经是感同身受。而现在,这张令人别开生面、甚至让人瞠目结舌的“天罗地网”公路收费站标识图,与70%的收费公路在中国”相得益彰,可以说是公众这种感情认识的一种“理性升华”与印证。

当一种具有公益属性的公共产品一旦被权力和部门利益强力裹挟,进而形成垄断,那么其对公共利益的杀

伤力不言而喻。收费公路其实就已经在事实上沦为这样一个“垄断”产品。而且,这张好像捕鱼似的严严实实的网状图足以说明,这种公益被垄断裹挟的趋势,已经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普遍选择。

这张好像捕鱼似的严严实实的网状图,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部门利益的顽固和公民权利的式微。比如,许西收费站建在连接太原市、晋中市两地的太榆路上。1993年,山西省政府明确该收费站性质为“收费还贷”,收费期限“暂定为二年”。然而,这个建成不久就成了明显不符合国家要求的“违规站”,却依然继续收费运营。从2000年至2008年,山西省政协委员8年内提交了五次提案,要求撤掉这个违规收费站,但至今仍没能撤掉。

如果说,5次提案撤不掉一个违规收费站”让我们沉重,70%收费公路在中国”让我们震惊,那么,现在这张“天罗地网”则让我们绝望,在这张“网”上,我们看不到打破现有利益格局、突出网眼的希望和出口。

■时论剪贴

在事关国民生命健康的食品安全问题上,行政监管不应是最后的底线,而应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。面对奶业阴云,检测和监管奉行疑罪从无原则,才是真正对公众负责

食品监管就是要“疑罪从有”

近日,商务部、国家工商总局、质检总局等6部门联合下发紧急通知,要求全国各地超市、商店、城镇和农村零售摊点等销售者,必须将所有9月14日前生产的奶粉和液态奶,无论什么品牌、批次,立即全部下架,停止销售,就地封存,由生产企业进行清理,批批检验。经检验符合新近颁布的限量值规定的,才能重新上架销售。

在事态爆发一月之后,开始重磅使出的下架令,虽然时机偏晚,也仍是亡羊补牢。就本土奶业呈现的污染图景看,三鹿事发之前的奶制品状况,已经难以取信于民。然而,鉴于基层社会的特殊复杂,市场影响的深广难测,很难相信受污染的奶品批次已经悉数受到监控处理,尤其是在信息闭塞的偏远农村地区,一些受污染的批次奶品极可能仍在销售和食用。早前按污染批次下架的做法,加大了消费者尤其是农村消费者甄别的难度,此次紧急通知对9月14日前的奶品实施下架“一刀切”,要求全部重新检测合格再上市,对广大农村市场释放了一个便于识别和接收的清晰政策信号。

回溯事件历程,在国家确定三鹿婴幼儿奶粉受三聚氰胺污染之后,旋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婴幼儿奶粉的专项检查;其后,又紧急开展液态奶、普通奶粉和其他配方奶粉的专项检查,各大品牌基本无从幸免。尽管本土奶业的市场公信一朝濒危,但行政监管始终没有使出撒手锏,保持奶业稳定成为善后处置的重要原则。

在此过程中,除了风暴中心遭受重创的三鹿集团,市场上的其他奶品企业公关堪称活跃,不仅联合发布质量诚信宣言,承诺以实际行动营造干净的奶制品市场,同时也展开了大规模的促销活动,试图加大营销反击市场寒流,仅以液态奶而言,各大超市均是买一送一,价格甚至便宜过矿泉水。在此降价攻势之下,市场反应有所回暖。三聚氰胺毕竟不是立竿见影的毒药,限量标准的出台、专家适量摄入无害的解释,都使三聚氰胺的阴影逐渐为市场所消化。

这期间,本土奶业的行业利益和稳定发展,可以显现受到政策的着重强调。而在市场疯狂促销的这一月之中,原本应该下架的问题奶品,不知有多少已被消费者买回家去。

尽管问题奶品立即全部下架的决定姗姗来迟,但依然可以看出问责风暴下的行政监管态度。立即全部下架的监管举措警醒公众,在事关国民生命健康的食品安全问题上,行政监管不应是最后的底线,而应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。面对奶业阴云,检测和监管奉行疑罪从无原则,才是真正对公众负责。(10月15日《南方都市报》社论 有删节)